論語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贊中文徵 僉琪于漸達吉宜 參校

雍也稽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鄭曰言任諸侯之治 家語弟子行篇言冉雍之行子曰有土之君子世稱德可有土 仲弓問子桑伯子 鄭曰子桑秦大夫 按秦公孫枝字子桑穆公時爲大夫去孔子遠說苑有孔子見子桑伯子事則伯子非枝明甚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 何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 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

朱註 子曰至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宏簡重有人君之度 仲弓至也簡 子桑伯子魯

開明印書館刊印

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簡者不煩之謂（仲弓至簡乎）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按今家語無此文而說苑有之其朱子引作之誤耶抑古家語本有此文而今本失之也）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歟（謂夫子許可伯子與己同疑非謂己簡）（子曰至言然）仲弓未喩可字之意而其所言有默契焉故夫子然之

愚按中國在赤道北四十五度仰觀北極俯視南方北極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故古者宮室皆倚北而面南東爲主位西爲賓位凡天子諸侯大夫士居上臨下則皆南面而此一定方向非必人君始南面也許仲弓者以其能執簡御繁可以臨民非必即人君也仲弓未知所許何事故借伯子爲問以証己子曰可也簡蓋伯子亦臨事以簡也居敬行簡如舜之恭己正南面無爲而治居簡行簡如漢代之治

倘賁老仲弓誤以可也之答爲贊美之辭以爲一於簡則不能無弊故復以爲問非不滿於伯子正爲己求一的當所在並爲南面求一確切把握耳其言與夫子默契故然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何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朱註哀公事者也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按家語有定公問顏回事則顏子以死於定公時特年紀不合耳胡按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其卒後於伯魚則在哀公十二年戊午歲以後年在四十左右此爲確據若死於定公時則在定末年丙午之先不惟無三十二且未滿二十七矣不足據又按顏子生於庚辰則三十二歲爲辛亥乃魯哀公五年先進篇記陳蔡之從顏子居首又冠之長顏淵任後則孔子周游顏子實從孔子甲辰去魯丁巳返魯爾辛亥去庚戌陳蔡之厄只一年顏子若死於此時是道路死矣何顏路請車不曰以爲鬻車而曰以爲槨乎今欲以車爲槨藉爲預槨之釋且子史列傳亦無顏子道死之文則是從孔子返魯而後死所謂年在四十左右者益屬有徵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仁者宜壽而四十不得爲壽故曰短命　既云今也則亡又云未聞好學

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愚按問好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則古人所謂學凡切身之用皆是也夫子既答之後曰不幸曰短命死矣痛惜聲情見於言外 又按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問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哀公亦必可以有爲之君觀其後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則此時弟子甘學一國尚有求賢自輔之意乎顏子問爲邦夫子告以取法四代蓋帝王之佐也使哀公得之爲輔斷不至輕彰至動不致於舒觀夫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遺一老莫相予位焉正有無限含冤未伸者在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 包曰十六斗爲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鄭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愚按不知斛爲冉有之使爲孔子之使與之五秉者孔子與粟者冉子又以已粟八十斛與之春秋傳昭三年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如此則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六斗四升與馬注也包咸謂十六斗爲庾與賈公彥注儀禮同而不合周禮則瓬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觳即斛古今字也豆實一斗二升陶人職云庾實二觳則庾只二斗四升而包以爲十六斗乃爲斛之數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是馬注亦與聘禮之數同 原思爲之宰 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 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復孔子五十一爲司寇則憲方二十六歲耳 孔子爲魯司寇以憲爲家邑宰也鄭曰孔子初仕魯

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與之粟九百辭 孔曰九百九百斗

也辭讓不受也 皇疏孔謂九百是九百斗者孔嫌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處是斗 子曰毋 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鄭曰

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朱註 子華至五秉 使爲孔子使也 按皇氏謂不知冉子之使孔子之使朱註斷爲孔子之使毛奇齡曰夫子爲司寇子華原思此時必亦仕冉使者公家之事宰者公家之官夫子爲政則公家之使而夫子主之粟者公家之粟此必冉子宰財故得恣與粟按若爲公家之使則使有常制孔子安得因子華之富而少與且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孔子爲司寇時方十歲安能使齊而原思爲之宰記者下一之字明明指孔子家事而非公事矣故此章當以因與粟而記許者原思辭粟爲斷 子曰至肥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至辭

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周禮廩人職人四鬴者上也 鬴即釜古今字鄭康成曰六斗四升曰鬴此皆謂一月所食之米也 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

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是與之釜者僅足一人終月之食耳 蓋一釜六斗四升合

請益而與庾庾依旗人陶人爲二斗四升蓋六斗四升之外又益清戶部定制約減其數之半不過三斗二升以二斗四升也詩按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爲逾破逾即庾然逾庾字異義而逾逾而庾破何得以意斷之耶周衆中節得中則爲季氏行賄於弁綮邸鎌而因高斷以遺之賄鎌錙百匹賄醻粟五千庾以庾二斗四升計之爲千二百斛視百鎰不相遠若庾十六斗則爲八千斛視百鎰且數倍必無是理據此則庾實二斗四升朱注從包氏以庾爲十六斗蓋以益字之義疑庾多於答耳不知子華不合與粟子故少與之及冉子請益而益之外又加以二斂之庾於益之義固無不合也貢式三引國語注以爲庾逾籔古字通然不據周禮而據賈公彥未見其確切也五秉依聘禮爲八百斗古者國家班頒之物不一不專用金銀貨布至錢則非因完不以非若今人以錢銀爲薪也故祿用粟三代之祿皆以粟言周禮凡庶人在官祿足代耕宰士也以上者人四鬴計之則得二十五斗六升以上農食九人計之爲粟二百三十斗有奇此下士之祿視上農者也中士倍之爲粟當四百六十斗零上士又倍之得九百二十一斗零云九百者舉成數耳記者類記此二事蓋以多寡貧富辭受取予互見其義子華富原思貧論師友故舊之情原思在所宜邮子華無所代謀論受祿循之經原思爲宰宰有常祿多寡皆本定制九百所不必辭子華爲使使雖不可無俸而無定制貧則不妨多與富則不妨少與冉子出而

代子華謀且以其母爲請夫子若恝然置之不惟失祿養之義亦殊非錫類之心與以釜庾者聊示養老之意而已冉子不達一請再請反疑夫子之吝而與之至五秉之多豈知傷惠之失亦等於傷廉哉子故以周急不繼富曉之記者蓋因與粟之事遂記昔者原思辭祿之事兩兩相形以見冉子之失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何曰（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皇疏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貍犂謂雜文也騂赤色周所貴角角周正反短尺寸合禮周禮牧人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色之牲毛之然後出爲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朱註（子謂至舍諸）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愚按餘慶餘殃之論不過言常理耳其實天之生才隨時隨地皆有之固未嘗區爲分別山川之氣與天地通既有此才即有此用豈預存一錮才之心哉觀於漢

之張安世朴延年（濟按張湯杜周皆淺酷吏而安世延年各能幹蠱一出宜厚遠與其家）則可見矣（濟按論語篇中記子謂者多矣如顏淵子貢冉有伯魚子夏大抵皆與之言之辭若論之之辭則子謂子賤章無曰字非此例惟於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章一見之此章朱註論仲弓云爾蓋以與子言父之惡聖人必不出此理或宜然然論仲弓之美而至比其父為犂牛則非與仲弓言亦復擬於不倫且仲弓父史記言其賤家語言其不肖皆未言其所以賤與不肖之故安知非後人會此章之意而附會之乎然則犂牛之子乃泛論古今之人而與仲弓言之不必即指仲弓也子謂仲弓可使南面仲弓為季氏宰問焉知賢才而舉之意仲弓之為人有臨民之度而於選賢舉才取擇太嚴故夫子以此曉之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何曰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朱註（子曰至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愚按三月者天道一變之期鑽燧改火之節也（三字義見宰予三年章）顏子三月而生理常存則其心之純一可知若餘子則不能如顏子之久雖我欲仁而仁斯至而其至也或以日計或以月計而已言此以見生質之不同為仁之有難易非以抑諸賢也（濟按

惟夫子渾然天理若顏子之不違則猶有所着力矣二三子之日月至仁則必趨之而後至矣此孔顏與諸賢分別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

參註季康至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

愚按孟武伯問由求赤槪之過重季康子問由賜求稱之若其辭氣亦似少年稱蓋康子侈肆權臣故問同而所問之心不同而夫子答之語氣亦因之各異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

上矣孔曰去之汶上欲北如齊

朱註季氏至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史記云少孔子十五歲魯人家語稱不仕大夫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愚按春秋傳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費遂爲季氏私邑自南遺既城之後

南蒯繼爲費宰昭十二年蒯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不克十四年費人叛

南氏蒯奔齊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叛十二年以費人圍公弗克

奔齊仲由遂隳費此殆隳費後季氏欲使閔子爲宰而閔子力辭也按家語執轡篇有子騫爲費宰問政

此則得爲宰矣但不可信此時冉求二子皆仕季氏故又有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事又仲弓仕季氏

孔子亦嘗爲季氏史又爲季氏司職吏則閔子之不爲費宰非不欲臣季氏特深

知桓子不足有爲故耳

伯牛有疾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魯人少孔子七歲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

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曰亡之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朱註伯牛至疾也 有疾先儒以爲癩也 淮南子冉伯牛爲厲武億曰厲癩聲相近王充論衡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列子注芣苢可療癩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 謹按此禮不見經傳注誤說見鄉黨疾君視之節下 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

愚按此章言伯牛有疾未言何疾也乃包註惡疾而朱子因厲與芣苢指之爲癩言自牖執其手未言自南牖執其手也乃朱子謂以君禮尊孔子此皆枝節者也伯牛之疾不必攷求爲何疾第觀夫子言其痛惜則必將不起其時側身向牖臥夫子來視不能轉側其兩手皆近牖 疾將不起而不能轉側事之常也牀在牖下病者適側身向牖臥理之常也 夫子故自牖執之而與訣也 按伯牛居德行科夫子故深惜之又按尸子仲尼爲小物則冉伯牛侍曰吾以自屬也 人生窮通壽夭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君子

惟循其在我而一切聽之命而已[又按命雖聖人亦有不能挽者故至賢如伯魚至愛如顏子亦至早夭此古人保身喫緊語節飲食謹起居錄法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孔曰簞笥也瓢瓠也鄭曰簞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朱註[子曰至回也]簞竹器食飯也顏子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思按此章與中庸素位而行章相發明簞瓢陋巷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也不改其樂所謂不願乎外無入不自得也樂則無入不自得之謂[孔顏樂處非若宋儒先存一道統於胸中曰我有道可樂也惟是下學上達順天安命渾然當理怡然理順此心無一毫私欲之累不怨不尤而已故貧賤者人情所不能堪事賢則安之若素假令一旦富貴事賢亦處之若固然昔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亦若固有所謂易地皆然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朱註（冉求至女畫）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愚按道猶路也試即行路喻之冉求之言蓋謂夫子所行之路非不喜之特力不逮耳然果如此則必其已竭力行之至中途而精疲神倦乃始暫止若尙未行而自以爲不能行是畫地自限非眞欲行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

朱註（子謂至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愚按子夏傳詩傳禮以文學著於聖門謂之儒則誠儒矣然苟專務章句訓詁之學則褊淺卑狹成就者小夫子敎之爲君子儒蓋勉其進於廣大高明之域也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之大小言小人如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哉樊須也之類非指私利之害天理者言也如釋明行脩君子儒也尋章摘句小人儒也學者不可

不辨

子游爲武城宰包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孔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清按何晏集解本作女得人焉耳乎哉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言其公且方也鄭曰步道曰徑

朱註子游至宰也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愚按武城南武城也清按讀雖城引無錫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演繁露友教室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必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猶加也子羽傳文省文但曰武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見武城即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漢書表作南成孝武封

城陽其下云爲南成侯而後遷王符潛夫論云鄔聚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語稽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備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地理志謂南成屬東海郡國志謂南城屬泰山南城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也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接吳既滅與越接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亦不知南北方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子之武城皆子游所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略稱所生說謂襄十九年之武城在濟寧州嘉祥縣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城爲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并申之云余符至嘉祥縣作穀溝此地與齊界相接在費縣衛濟寧生說是也衛城嘉祥鄰說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滅明爲所居之武城人隱有明證夫子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滅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邪穀梁杜之說地志傳會不足信也　子游以文學著稱者大抵文人積習無不愛才而有文無行之士或藉以要結長吏魚肉鄉里夫子問得人正欲觀子游平日所賞識者若何而子游以滅明對觀於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則子游之能得人固非俗吏比矣行不由徑者動必以正直道而行也非公不見者飲射讀法及有關一邑正大之事始見也　又按邑有君子長吏當以爲長率而仰式閭之敬者近今之紳衿皆從千求造門豈託方且借邑宰之威以驕鄉黨而爲長吏者亦借其聲氣相通要脅與而虐良民以濟其貪饕之私觀此可以悔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 孔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鄭

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詩緇疏曰當以邢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爲是孟是其氏非其姓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朱註（子曰至進也）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按之與子異不得混爲一人故毛奇齡周東中皆駁之）伐誇功也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愚按反亦孟氏之支族也其仕魯無所表見清之役左師勝而右師奔（考春秋左氏傳齊爲鄎故使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孟氏叔孫氏皆不欲戰冉有爲季氏宰謂武叔曰君子遠謀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乃退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冉子論季氏之甲七千而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右師次於雩門五日始從仍不欲戰公叔務人泣曰上罷能謀士弗能死政不勉乎及戰齊自稷曲冉子用矛而入樊遲三刻踰溝齊不能師獲其甲首八十左師勝而右師則洩謀棄甲羽將設銳殆乃曰驅之猶亂執能沒然遂奔林不狃徐步而死公叔務人與嬖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皆死） 其殿後而止追者獨一孟之反入國門時人所共見自有公論豈必矯情自謙然兵敗則衆皆有罪而一人矜功亦復何心

不能先登克敵而以敢後邀譽殆非志士心也論之曰不伐蓋與秦伯之謨皆所以發微闡幽者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時世貴之 佞佗仕衛爲太祝召陵之會辭不作宋鮑之盟使衛先蔡皆能言之證 宋朝宋國之美人也 左傳定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野有婁豬艾豭之歌 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之也 皇疏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 鄭曰不有言無也

朱註 子曰至世矣 祝宗廟之官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愚按春秋之世一巧言令色之世也故夫子歎之言非此兩者 而閻若璩曰又因之辭也孔注誤及 恐無以拔時好而保身家也然當時不皆鮀朝未胥皆不得免蓋甚言之以深慨世風之變耳兩人皆衛人此論殆發於居衛時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

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朱註（子曰至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也怪而歎之之詞

愚按道者當行之路猶戶為人所共由乃人出必由戶而獨不由道故夫子即淺喻深欲人自省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何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鄭曰彬彬雜半貌也

朱註（子曰至君子）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愚按質樸也（非性質之質）文文飾也彬許慎說文作彣䢾也彣之為義即䢾乎文哉之䢾朱子以斑斑釋之斑亦作辬訓駁文也野村俗也史如太史祝史之史古者文辭不繁而簡書所載策祝所陳則尚辭采故曰史禮表記篇子曰虞夏之質殷周

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得中豈易言哉又如鍾嶸詩品每用俗謂野也漢魏碑記不載事實而濫用膚言史也皆不得其中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朱註子曰至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愚按竪之於樹其長而上者本性也倘摧折之則枯死其幸而免於枯死者雖橫生旁挺著似乎得氣之偏然其後仍長而向上人物與樹同得天地生氣其理相同罔之幸免者亦猶是也又按千古有强暴而得國者有欺孤而得國者亦有以夷狄而入主中國者既得之後必本聖賢之道以治之所謂逆取順守也若王莽隋煬朱温之徒逆取逆守則未有能倖免者秦始皇隋煬免具後嗣俄滅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鳳明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樂之者）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愚按此指學問之道而言譬之有一美境知之者未至其境而但知其美也好之者將至其境而極力以赴也樂之者已至其境而怡然自得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

朱註（子曰至上也）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

愚按此言教人之法當因其資稟學業之淺深而施之也言中人者天下惟中人資質最多其所分者上下之間耳（謂按中人如學知利行也其上者則生知安行其下者則困知勉行） 中人以上與上相近語以上即心領神會語語有益中人以下則宜語以淺近親切者方能領悟若遽語以上必至望洋生畏退縮不前詩書執禮夫子雅言至於性與天道一貫之旨則

非其時非其人不輕言之也 又按若宋周子之太極圖說張子之東西銘所非中人以下所可遽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包曰敬鬼神而不瀆也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孔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

朱註 樊遲至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愚按天道遠人道近姑置天道而事事盡人道則心無所惑此之謂知 清夜知邇淵遠之謂知能爲圖 民當服務之義而不迷信於鬼神故可以謂之知 學有先後境有淺深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則其本體之明湛然惺然毫無私欲之蔽此之謂仁

子曰知者樂水 包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 仁者樂山 何曰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知者動 包曰自進故動也 仁者

開明印書館刊印

靜孔曰無欲故靜也知者樂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故壽考也

朱註子曰至仁者壽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愚按山水者天地積氣之區而人稟其氣以生者也爾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知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山水靈秀其人多慧山水冥頑其人多愚此夫子借有形之山水以形容無形之知仁樂者與之浹洽相宜之意其體之而爲德也則一動一靜其驗之而爲效也則一樂一壽此皆理之實境而聖賢之所取法以涵養其天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

之時也

朱註(子曰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覇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愚按齊魯之俗由來久矣當開國之初太公周公同有功於周室然太公近於覇術(觀棄齊管仲所著之說可見太公學術) 其後又管仲繼之當其時固亦扶世翊教然立法之初已不純正(如官山府海內政寄令之類使隱隱有富國強兵之意) 傳之既久遂成功利誇詐之風故變較難周公之治純於王道魯公又能世守之其條教號令之流傳至春秋雖衰失其初而遺風未泯(謹按魯仲孫湫稱魯秉周禮晉韓宣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吳季札請觀周樂是魯雖微弱而先王之禮樂猶存也) 故變魯較易

子曰觚不觚 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謹按攷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觚豆字集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馬注三升曰觚蓋依攷工記之誤也宜從禮器注及韓詩以二升為是) 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 觚

哉觚哉何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喩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朱註（子曰至觚哉）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從角從瓜乃以角爲之而有稜如今金瓜之形今俗謂之瓜稜瓣）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愚按飲酒之器曰甒曰罍曰尊曰壺皆所以盛五齊三酒者曰勺曰瓢曰柶皆所以挹曰觚曰觶曰角曰散曰斝皆所以飲名雖異而用則同特形制有大小方圓之別耳（聶氏三禮圖多就後世制度以說周秦之器不盡可據也攷古者當於宣和考古博古諸圖求之又須親見存彝器物）觚之爲器四方有稜一面有耳腰有雲雷之紋此其概也春秋時之觚蓋有刓方而爲圜者（謹按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史記酷吏傳破觚爲圜此觚有稜而後世乃刓方爲圜之證）既非觚之實而猶冒觚之名是名實相違義無所取也（謹按鄭注云容二升韓嬰詩說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爲人所謗訕也觥亦五升所以爲觥觥亦五升所以爲罰毛奇齡據此以爲觚之義取寡少今飲常不寡名實乖也）上觚字指今日之觚（以器言）不觚之觚指往日之觚（以義言）觚哉觚哉重舉其名而歎息之蓋以見世道人心之不同昔日之方者今日圜之恐遷流之無所止也

觚訓酒器訓不簡義無出入酒器訓長（或曰木簡蓋以木爲簡如竹簡形四面起稜故一名觚漢書所謂操觚之士陸機文賦所謂或操觚以率爾者也二說均可通然細味不觚二字語意以器失其制爲正先儒謂以觚爲簡起於秦漢故以酒器爲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朱註（宰我至罔也）劉聘君曰（朱子之妻父）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

愚也

愚按宰我善爲說辭故設爲是說欲以窮仁者也然宰我但知博愛之謂仁不知仁者之愛雖博而人有等差事有輕重理有當否審之未嘗不明故夫子以逝陷欺罔四字分其界限使知博愛之中自有分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朱註子曰至矣乎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愚按博學於文博覽載籍多識前言往行也約之約此文也約之以禮衡之以先王不易之經也畔從田從半兩田相歧之界也畔如背者說畔之畔故背其主者亦曰畔背此向彼亦兩歧之意博文約禮可以弗畔者取之萬殊歸於一貫得乎其中以成其德不至有兩歧之惑背此而向彼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呪誓義可疑也鄭曰矢誓也否不也 皇疏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按春秋經曰公矢魚於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衛瓘欲曰矢陳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而乃廢常違禮必權道有由而然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與天地同其否泰耳非區區自明也

朱註子見南子厭之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二十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傳公羊穀梁以用幣爲非禮穀梁則曰大夫不見夫人三傳不同讀儒聚訟已非大夫見夫人之禮證況乃哀姜初入之覿禮非大夫仕其國見夫人之禮也至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廢夫人之禮又乃諸同姓諸侯非異姓非聘大夫之禮也毛奇齡駁朱註以爲漢晉唐儒皆無見小君之禮之說是也竊按春秋時夫人見大夫者唯衎稱衛太子蒯聵於朝又適趙氏既皆於府此外鮮見況孔子並未仕衛乎朱此注殊不足據 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詞也如云所不與崔慶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愚按考之史記 史記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

之贊答對是也　家語　靈公與南子同車孔子爲副車招搖過市衛人歌之曰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夫子實有見南子事蓋夫子至衛見靈公南子慕夫子之賢遽然請見辭之不獲去之不及不得已而見之亦以一見無關於名義之大且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在夫子固無可不可者而子路以夫子不當見之而不說　若有見小君之禮則見所當見子路何不說之有若謂見淫亂之人爲辱則過陽虎於塗又將如何　則以聖之達節而賢守節也矢直陳也　按矢訓直陳如矢詩不多無矢我陵以矢其音出矢言之矢字義較近　否者秦否之否謂道之窮也厭如叔孫豹步天厭己之厭厭之使不得與起也言夫子直陳以告子路曰我道之所以否者天實厭之我不能與天爭也重言天厭之蓋深慨之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朱註 [illegible]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愚按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也庸常也　謹按國民之對於國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關係以及起居飲食之事皆謂人與凡民共之者也皆常事也故曰

庸事事做到恰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曰中此人人可能之事而能之者卒無幾則以人之縱其欲也然中庸極其至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故曰其難至德者有得於心之謂至即止於至善之至民鮮久者中庸之德惟聖人能明之以新其民周衰在上久無聖人故民少此德亦已久也子思作中庸篇取此二字名篇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也鄭曰方猶道也

朱註子貢至達人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只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不足於此以此求仁愈難愈遠矣能近至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

人知其所欲亦猶是然後推以及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天理之公矣

愚按子貢從廣遠處言仁夫子從切近處言仁子貢之言顯大難償故堯舜猶病夫子之言則推己及人只在盡己之心由近及遠能立達一人則仁及一人能立達千萬人則仁及千萬人何病之有能近二句指出下手所在方如治病之方言近取諸己以譬人即爲仁之方也仁聖異名實無異詣仁造其大聖則大而化也立者植立而不搖達者通達而不滯譬者推己以及人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事近字對博施濟衆言方字對病字言

論語稽 雍也稽第六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壽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其中文叔會稽于滌遠吉宣參校

述而稽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鄭曰老老明彭彭祖老明周之太史未知所出皇疏述者傳於舊章作者新制作禮樂稱猶藝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

朱註子曰至老彭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故其自言如此

振華印書館刊印

愚按老彭包氏以爲殷賢大夫據大戴禮也大戴禮記虞戴德篇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某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進人揚則抑抑則揚鄭氏以爲二人乃老聃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許慎曰聃耳曼也以名耳字聃爲是彭祖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隤左脅出六人其三曰籛是爲彭祖殷漢翻作對劉向列仙傳彭祖殷大夫姓籛名鏗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韋昭曰大彭陸終第三子籛文彭祖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聞世本籛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王逸註楚詞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嚳彭祖至七百歲帝嚳之元孫彭城縣古彭祖國皇氏以爲一人謂即彭祖呂氏春秋曰彭祖少好靜默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好覽古經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與大戴禮虞戴德篇合然包說爲長故朱子從之古昔文字簡略後人數十百言而盡者古人數言盡之夏之書較唐虞爲多商周之書較夏又多至春秋時則文已勝質故孔子不必自作惟於古而信好之以推明其意己自條目紛繁此亦天運之自然不待勉强者也孔子大則取法周公小則竊比老彭亦可以見聖人之無常師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皇疏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于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于我哉

朱註（子曰至我哉）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尚按孟子引夫子與子貢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篇若聖與仁章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夫子固以學不厭誨不倦自任者而何至無因爲是謙而又謙之辭乎然謂人無是行惟我獨有（黃式三以爲不難知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即此意）則又近誇大尤非聖人語氣此蓋當時不知聖人謂必有人之所不能有故夫子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亦何有於我哉似爲得之（說本黃校請虞出則事公卿章亦云何有於我哉依朱註作謙辭依鄭氏作我獨有之言與上文喪事不敢不勉語氣不合意以知此解近理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

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

朱註（子曰至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

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愚按德者有得於心學者趨步古人徙義者遷善改不善者改過也夫子以上達之資而猶下學如此是吾憂者責無旁貸黽皇悚惕之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皇疏燕居者退朝而居申申心和也夭夭貌舒也玉藻曰燕居告溫溫

朱註子之至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愚按申字古文乃電氣伸舒之象蓋有陰陽二氣電氣激薄則有光而爲電七月謂電伸　夭字古文象人形少好悅豫之貌說文屈也詩桃之夭夭夭之沃沃段氏曹謂物初長可觀也　申申夭夭形容夫子容色安舒屈伸自如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富潤屋而德潤身其粹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非他人所能僞託者且燕居見在鄉黨宗廟朝廷則不如是此亦所以補九儀之未備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

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

朱註（子曰至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愚按周禮夢有六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列子云六者神所交也王昭禹云思夢若孔子之夢見周公則是孔子往者思爲東周故夢寐之間得見周公及道久不行而行年已老無復此志（其後則夢奠兩楹而寢疾七日而沒）其平日旣樂天知命淡然無欲故寢時亦心神安泰無復有夢此亦一身昔盛今衰之驗也甚矣吾衰以己之精神言

子曰志於道何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皇疏道無形體也）據於德何曰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皇疏謂事行非故云有形也）依於仁何曰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何曰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愚按人所當行之路謂之道心之所之不在是則游移而入於歧矣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據持守也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如守連營如保堅城有進無退是之謂據仁者生生不息之理如桃李之有仁乃天地絪縕之氣所生養無窮者也依者刻不離之之謂藝者禮以立身樂以成德射以觀德御以便行書以記事數以會計皆日用之事也游如觀山玩水蓋以養活潑之天機使無泥滯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誨舊讀爲悔字今從古

朱註子曰至誨焉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忠按曲禮凡贄天子鬯天子無客禮此云鬯者乃贄於鬼神用鬯鬯之酒灌地降神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冬執生雉夏執死雉庶人贄匹鶩庶人贄用雞商賈用贄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緊矢可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此皆籩實婦人所主籩豆者庶羞故以其所治之物爲贄束脩者牛羊豕之肉乾之爲脯或魚兔亦同曲禮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以十脡合而爲一束也但曲禮以始相見言至於尋常饋遺則無一定曲禮居山者不以魚鱉爲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是知禮無定物故又言有弓劍苞苴諸執束脩乃饋問之至薄者初非專用爲贄邢氏疏檀弓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遺人穀梁傳束脩之肉不出境中是知古者以此爲禮不但童子用之而亦非執贄始用之然禮自天子至庶人軍中贄皆有物

振華印書館刊印

唯童子委贄而退不言其物孔穎達註童子之贄束脩葉夢得亦云然則自行束脩以上者蓋言童子以上也與鄭康成注年十五以上合且証以互鄉闕黨童子事亦較爲近理清按列女傳束髮脩身鹽鐵論結髮束脩得宿衞漢衍傳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皆謂約束脩飾之意然檀弓少儀穀梁則言束脩爲餽問之物從史不如從經也韓氏盡以爲束帛脩脯然左傳有束錦奚安知其獨爲帛乎宜會通朱孔鄭各說爲是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皇疏隅角也牀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按皇舉牀屋以明者據曲禮坐集於四隅是牀隅也又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是屋隅也

朱註子曰至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証之義復再告也

愚按教人之法迎機而導則事半功倍若其意不屬而強聒之則言者輕而聽者

悱矣東一反三正由於憤悱之極乃能如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何曰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註（子食於喪者之側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是日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愚按此謂臨人之喪凡族戚朋友之喪皆是也或故舊所存或官職所繫臨而助之既喪事則當食而食然心有慘戚則食不能飽也至於臨喪而哭（若趙孟臨人之喪之類）或未臨喪而以故舊之情而哭（若原壤子路反伯高之喪之類）既哭則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若知悼子未葬師曠李調侍晉平公飲杜蕢揚觶以示罰若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實與衡獸無異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軍之道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愚按用舍行藏亦世所常有何以言唯我與爾有是夫若外此皆不能者蓋兩則字有工夫有學問是字承之而言一聖一賢所以心心相印也子路問則誰與與字仰上惟我與爾之與字誰字緊對惟我之惟字子路不知孔顏之相契在道但就用舍行藏之迹求之故以行三軍問意謂除用舍行藏外若戰陣之事則非顏子能當其任夫子必與己同夫子因材施教因病下藥故就其語抑之曰暴虎馮河小旻之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夫子之言蓋本此又鄭風袒裼暴虎又爾雅郭注暴虎空手執也馮河無舟楫也血氣之勇吾不與也必欲觀吾行軍之所與則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子之所慎一在於戰此正慎字之意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皇疏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又周禮秋官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朱註子曰至所好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愚按近人解執鞭爲御者非也御乃六藝之一古者人人皆學之非賤役也當以皇說爲正錢坫曰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亦一義也從吾所好好者何義理也求富則不安於義理然富果可求何妨姑舍所好而求之若徒求而終於無得則徒自辱耳何必多此一求哉

子之所愼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不能愼而夫子能愼之

朱註子之至戰疾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

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愚按齊以通幽明戰以寄安危疾以繫死生非此外卽可不愼乃此三者關係最重故倍形警惕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皇疏范甯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齊得僭之翁元圻曰齊滅遂所得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朱註　子在至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惟何晏集解本韶下亦有樂字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乎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矣

愚按此孔子年三十五在齊時事韶雖今失其傳　按季札在魯觀四代之樂則魯亦有韶但能歌而不能備其器物耳　然如樂記記大武之舞僅六成　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而有總干山立發揚蹈

屬之盛美則禹之九夏亦必象奠定九州之形舜之九韶自歷山升庸在位陟方以至鳳儀獸舞八伯歌風卿雲復旦其聲容之盛尤必有令人心領神會見諸羨慕者不知肉味蓋以形容其心之專一大學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則專一以見之也三月者天時之一變舉以約言其節耳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 鄭曰爲猶助也衞君者謂輒也衞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 靈公寵南子爲之召宋朝國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蒯聵恥之欲殺南子不果而奔晉靈公薨命公子郢爲太子郢辭乃立蒯聵之子輒是爲出公而晉趙鞅帥師納蒯聵於戚國人奉出公輒以拒之是以子拒父也其後趙鞅劫孔悝而盟之卒納蒯聵於衞子路死其難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衞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怨乎 出曰夫子不爲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矣

附公論新報館內

朱註冉有至問之 時孔子居衛按此當是孔子自楚返衛時事見[illegible]世家稽 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應辭也入曰至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名伯遼見周書詠史詩註按伯當作仲餘見不念舊惡章註下 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史記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忠乎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莫式三綱祇不食周祿非餓而不食也 去隱於首陽山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載西伯之善養老夷齊先在周後隱首陽 遂餓而死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耳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愚按是疏怨憾也凡事有理亦有情理的當不易情因事而變故理不外乎情聵

輒之事 濟按拒父之說毛奇齡駁之謂自哀二年晉師入戚至三年齊景踐約遣師圍戚然後衛亦遣師隨之然且假借於戚以致有孔悝之難是輒始終不拒父至宋胡氏傳乃直曰拒父云云考春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二國并稱毛氏何所見而謂衛爲隨也輒爲君而曼姑其臣曼姑圍之與輒圍之無異豈特拒父且圍父矣 若泛論得國之理雖千百言亦不能定 濟按宜參看正名章 子貢善爲說辭者也只夷齊怨否一問 怨字從夗從心夗者宛曲也猶言宛曲在心上濟按 從其心迹反勘之而其是非自見然則仁人孝子與亂臣賊子亦何難辨之有哉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孔曰蔬食 按何晏集解本疏作蔬 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朱註子曰至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中也

愚按貧賤而樂有所樂者在也能安於貧賤即能不動於富貴觀夫子在陳絕糧而絃歌自適則疏水曲肱之不改其樂可知觀夫子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於衛

不主彌子則視不義富貴之如浮雲可知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鄭曰魯讀易爲亦今從古何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皇疏人年五十爲大衍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

朱註　子曰至過矣　史記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　劉聘君曰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五十作卒蓋加假字相近卒與五十字相似　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

愚按加五十皆如字此孔子四十二歲以後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也　濟按五十之解不一朱註據劉忠定所見他本作卒毛奇齡駁之謂魯論外惟齊論古論并無他論且古今未見之本劉忠定何從獨見五古文作乂卒古文上從乂字形亦不類其說是也而毛氏解則以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後三年通一經至三十而五經已立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夫子五十始爲中都宰未五十乃去仕齊魯之時思借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云云夫既曰三十而五經已立何待五十若借年窮經則何爲獨借入官之年而窮乎此竊乎此何不借也則其解亦未確也陸元朗以謂魯讀易爲亦當以五十以學爲句云亦可以無大過矣元朗又引或云古五字如七疑爲七十此嘗改竄經文不足辨者[illegible]元朗以爲先儒句讀未明當五一讀十一讀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然自一至十數亦多矣何獨言五十

其說亦非也至於以圖書大衍縱橫之說解五十以卦理解大過則方氏任氏之說周乘中固以為穿鑿矣即參以李氏書較詳明圖足徵仍無以塞衆中之口孜孔子自齊返魯年四十二時定公初年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願聞此章之言必在脩詩書禮樂時蓋詩書禮樂之脩非數年之功不可。詩書禮樂而思及易猶之常也方脩詩書禮樂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彼曰脩而此曰學自人言之則曰脩自夫子自言則謙之曰學也故驗之曰四十以後未為老乃言加我數年者惟恐年邁歲何也曰加作假則似乎恐年之既矣今依本義解之若曰加數年之期至五十歲我於詩書禮樂已卒業於以學易則更有以明乎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云云何疑之有此解最確有之惟曰爾時孔子四十五六正義亦有之惟曰四十七而皆未能引證即毛氏亦此意惟所引所解均未的當耳

一說河圖洛書之數以五與十縱橫錯綜於其中五十者大衍之數衍按易大衍之數五十注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天五五個一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勝五係一自含五個十之數蓋人謂而衍之舉此母數之一衍為子數之十故曰大衍之數五十象乾坤坎離相交也五古作X後因與乂字易相混故加二於上下以別之X者坎離相交之象也加二者徐鍇曰二天地也乾坤對待之象也許書五下解曰五行也陰陽天地間交午也十許書解曰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按易者縱橫十五取象於洛書洛書者八卦流行之象變四正四隅而取用於坎離坎離之交為X居中為用取下一以配上九左三以配右七以至二八六四兩足相配縱長橫短四正四隅各得十數用則為五不用則為十河圖則一三七九二四六八周行於外而五十在中五又在十之中故圖書之數均象乾坤坎離之相交六十四卦中惟大過中孚小過乃六十卦之心言從大衍之數玩其縱橫錯綜之理乾坤坎離之交則可以知陰陽之消長處事雖未免於小過而大過要可免矣加我數年者言我再加數年之功也此說參之方潛夫任釣臺李恕齋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皇疏背文而讀曰誦詩書詠歌當是讀誦遂須正之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

朱註（子所至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

愚按雅如後漢書竇太后傳雅以為美之雅（又雅量之雅與之舊雅不欲行文多用之又祭遵雅歌卜式雅行直聚雅步何武雅拜亦此意）雅言者浹洽於中而極意言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曰葉公名諸梁（春秋傳之沈諸梁也）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朱註（葉公至不對）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子曰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

愚按記者渾括問詞而未記葉公來問之意以下文夫子之言揣之想其平日必深惜夫子抱道終老一事無成者故子路不能答也然夫子所志不在溫飽所憂不在貧賤篤信好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彼葉公者惡足知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鄭曰言此者勉勸人以學也

朱註 子曰至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以驗其實也

愚按夫子當日即有聖人之稱然時人所謂聖者第在多聞多知博物強識不待師學傳授而無所不知故震驚之也 臧武仲亦稱聖人 不知夫子雖生知之聖而亦未嘗不藉學以成之其不居生知者謙辭其言好古敏求者亦自明其功力之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朱註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愚按此四者蓋天地氣化之變也夫子但語常理至於氣化之變則雖心知其故而未嘗津津道之 如孔子之聞使事或此等事然是一腔極似忠愛之氣無處發舒故借以流出心中此氣究非中道 即如左氏傳極言變怪卜筮之事 左氏嗜與山海經是兩道山海經乃古者圖畫之註也 而春秋則褒貶只寓於一兩字而已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不語者蓋不與弟子辯論此辯

本章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何曰言我三人行 按何晏集解本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

朱註 子曰至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

人者皆我師也

愚按此言人隨時隨地皆關學問不可一息稍懈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陳鱣曰司馬黎漢書作司馬黎之兄也） 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朱註（子曰至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付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愚按桓魋者（向戌之孫司馬牛之兄以向爲氏宋之二[illegible]與[illegible]司城[illegible]族[illegible]六官皆桓族故亦稱桓魋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魋使人伐其樹欲害孔子故孔子微服去之嘗居宋時見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其人素秉凶德不可以情恕理遣聖人富貴貧賤吉凶生死聽之天命（天命有理有數[illegible]是[illegible]理數是多寡即如何[illegible][illegible]書皆是數所以對待流行其中消長者皆是也） 而不累心於外來禍福故發此論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朱註子曰吾丘也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愚按聖人教人何嘗有隱特人之資質不同而所問之事不一故施教亦因之而各異二三子私相印記不解其故則疑其有隱故夫子曉之曰吾所行無不與二三子共見共聞濤按與對並也如左氏一與一誰能懼我之與說本貫式三隨在皆實何隱之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朱註子以忠信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愚按此記者因上章夫子自明教人之事而類記之蓋夫子教人雖千百人千百言各有不同然約計之不出此四者而已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何曰疾世無明君也

按何氏此解以聖人善人指王者言彝案聖王善人如爲邦百年教民七年之善人然殷有僞者不可曉故從朱註爲長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朱註子曰至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子曰善人至斯可矣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至而有恆矣三者皆虛夸之事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彪按聖人者生而知之學質兼美者也君子者質不必兼美學而知之以成其德者也善人者不踐迹亦不入室孟子可欲之謂善是也有恆者如晝夜寒暑之有常事事着實無一毫虛假無一毫矜飾如顏曾之徒是也然人能有恆則學知困知皆可至於君子聖人故章末復申言有恆之義其勉學者深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皇疏云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之繳射一云取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之繳射鄭元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

雁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箙竹箙也看矢不在服者爲其相繞亂用乃共之也如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按此乃北人取鳥之法今南人江上射魚猶亦以繩著箭而射蔵皇疏以杖横縛取鳥今名粘竿南北皆有之

朱註子釣至射宿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愚按天地生物本供人用但取之必有其節則心安而理得若爲機而誘之盡物而取盡焉則其心之殘忍可知矣聖人豈爲之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

朱註子曰至次也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謙詞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愚按此章卽述而不作之意言天下固有妄作之人本不知而妄自以爲知我則

附公論新報館內

深鑒此弊惟於多聞多見中擇之識之得其要領故終知此理而不流於妄作也蓋當時皆以夫子爲生知夫子則但居學知知之次也句蓋謙辭言附於知之者之次也清按朱註雖未實知其理亦可次於知之黃式三云何晏周園俗書駁之以爲未知其理安能擇識則知之次也句實自任謙知而謙辭以冒之耳生知學知及其知之一也清按作者創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識古今人所已知不知而作者擇識不多未知其理而妄作作者首作之名包註妄作篇蹤是也多聞多見在千載拿分指言行此事則合指學術不以事實孔子自居學知乃實辭非謙辭知之次句乃謙辭也說參黃式三毛奇齡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鄉名按閻若璩四書釋地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即童子見孔子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因攷唐書通典附地理志考之鹿邑縣始隋開皇十八年宋後此未有析置互鄉縣事云云然則地雖不定要近宋之鄉也互作回互義當作水曲一統志曰昔陳州則爲陳地宋字起同從徐州則爲宋地又博物志會同兗州之城南瑯琊南騁互鄉則又爲魯地邢疏曰互鄉人名若鄉名則萬二千五百家豈人人皆不可與言者按互鄉若爲人名則下文何以又稱童子此臆說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亦何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朱註互鄉至門人惑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至往也擬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

愚按難與言者謂互鄉習俗之不善也此其地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必不謹乃以童子求見禮必旣冠三加而後以贄見鄉大夫鄉先生所以爲成人之禮童子亦可見者謂童子委贄而退是也而夫子遽見之門人故不能無惑不知聖人之於人無所不容童子既慕而來見則其進見之心固有可與而不必問其既退之後爲何如此亦少者懷之之意也又何必過爲已甚哉且門人所以惑者惑其鄉之素行不潔耳然鄉俗雖不潔若童子其人者固潔己而來此之見之即與其潔可也於其往日之鄉俗何與乎進退唯何甚夫子就自己言人潔己與其潔不保其往就童子言文義互見非錯簡也習俗雖足移人而天性固自有一隙之明即當因勢利導若鄙其

習俗而一概拒絕則是被天良偶發又因不容於君子終陷於惡而不顧矣夫子見之正少者使之之心亦悲天憫人曲盡不遺之意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

朱註子曰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盛按仁卽此心生生不已之理也生理具在人心心欲仁則仁矣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昭公魯昭公也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 讀鑑曰案蓋以齊之陳氏名司敗也 清按春秋時陳敬仲奔齊遂爲陳氏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 史記曰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史記索隱引家語云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 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 禮大傳曰繫之以氏而弗別綴之以族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 而君取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 魯謚昭公周公後吳大伯後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振華印書館刊印

必知之孔子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宏故受以爲過（皇疏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以[illegible]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illegible]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朱註（陳司敗至孔子曰知禮）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至[illegible]不知禮）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至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愚按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見文十一年臣歸死于司敗下杜註）孔子於定公十四年自鄭至陳居三歲復於哀二年自衛如陳皆在陳侯周時（即陳湣公名周又名越後失國）屢主司城貞子家（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門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疑貞子乃陳之公族）司敗之問蓋孔子在陳時也吳孟子上繫以吳而下繫以子連而稱之昭公之失已見昭公名稠其如晉也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其善於禮故當日知禮之名流傳人口（惟女叔齊辯爲是儀非禮）其娶吳也魯舊史但書夫人至自吳（清按魯舊史書夫人至自吳見禮孔疏及此章邢疏今春秋無此文此蓋魯史之舊文而孔子刪之者也刪之者以夫人不當娶吳爲尊者諱也）其卒曰孟子卒（見春秋經哀十二年）蓋史策稱

夫人稱孟子而當時諱姬不諱吳故謂之吳孟子也然司敗意中雖有吳孟子一事而其來問只問知禮與否未嘗明問孟子夫子亦安得逆其詐而豫防之以鄰國之臣而問本國之君就君之所長者而應之此天理人情之至也（設當日司敗明問孟子夫子亦惟有不答而已無斥言之理也）至司敗告巫馬期（司敗不揖他人而揖期當從家語屬陳人有鄉里之誼）巫馬期以所聞告夫子則爲尊者受過周心安而理得若必辯而明之非所以爲聖人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何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和之也

朱註（子與至和之）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

愚按歌者隨口成文不拘字韻其原始于唐虞如擊壤之歌喜起之歌是也孔子時歌者如孺子接輿原壤之類是也歌有和有不和（一倡三歎而有遺音是之謂和）如偶然會心欲和

其歌（皆謂三百篇思與句同而永按則異同者偶異者和）則必深味其旨趣故反之而後和之也此雖一歌之微亦足見聖人之詳審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何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曰躬為君子行己未能得之也

朱註（子曰至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愚按聖人無往而非躬行實踐者也乃言未之有得則自謙而又以勉人之辭（樹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莫式三曰說文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即忞慔劉端臨曰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凡此皆與朱註異然文莫既作勉強所勉者何物乎其說非也何解莫無讀無然文無吾猶人也而解以凡文皆不勝於人義亦未當王引之以為莫乃其之誤言文其吾猶人也歟亂經文尤不足辨自以朱註為長）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

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鄭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朱註子曰至學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愚按爲之之字正指聖仁不厭不倦非己聖仁者能若是乎夫子不居生知安行而以學知利行自任公西華聞之知學知利行之極其成功與生知安行一也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學即學而知之之學也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任者欲示人以可學也公西華以爲不能學者所以自愧自勉也夫子非故爲謙辭子華亦非以不能自諉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皇疏誄者謂如今之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以爲謚按皇言如魯哀公之誄孔子云云是也子曰丘之禱久矣孔曰孔

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朱註（子疾重久也）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誄古字作讄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某之禱久矣

愚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此章禱即六辭之禱（鄭司農曰禱於天地社稷宗廟如春秋傳衛太子蒯聵之禱是也）誄非六辭之誄而與讄通（周禮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引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此古誄讄通用之證）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清按讄者累功德以求福誄者累其生時德行以賜之命然小宗伯注所引誄讄異而辭與論語同是讄可通作誄也惟誄則不能通讄）周禮家宗人掌卿大夫家疾病禱祠之事子路蓋使家宗人禱之也疾病有禱固臣子迫切之情而亦神明感通之理子路嘗問生死鬼神蓋有以見生死之理天人一致故夫子問有諸而直對曰有之也其述誄詞上曰神屬天下曰祇屬地上下之中有人人戴天履地豈有不能感通者然不知感通在平日不在臨時者平日德不足以感通有疾乃

求神祇則不惟誣神祇且自誣矣夫子自言禱久固以素行之合於神明亦可見禱祠之不必事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孔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

朱註 子曰至寧固 孫順也

愚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由儉入奢易由奢反儉難故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毋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朱註 子曰至戚戚 坦平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愚按蕩蕩戚戚以心之處境而言君子無欲故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小人多

欲故患得患失無往而不迫促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皇疏王弼曰此對反之常名也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

朱註（子溫至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如此

愚按溫威恭皆美德然失之過則或不厲或猛或不安而不能無弊惟夫子爲時中也

論語稽　述而稽第七終

後學（武進盛廷鈞斗南　襄陽王汝玉子珩）校字